

# AN ANALYSIS OF JU XIAN IN MOVIE *FAREWELL MY CONCUBINE* 浅析《霸王别姬》中菊仙一角

Fu Ruomei (付若玫)

Chinese Department, Faculty of Humanities, BINUS University  
Jln. Kemanggisian Ilir III No.45, Kemanggisian – Palmerah, Jakarta Barat 11480  
rosemary@binus.edu

## ABSTRACT

*As the main female character in movie "Farewell My Concubine", Ju Xian was a brave, smart, worldly-wise but kindhearted woman. Even though she was a prostitute, she was longing for an ordinary life. She loved Xiao Lou, moreover, in order to engross Xiao Lou, she even tried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Die Yi and Xiao Lou. She used her wisdom to save and protect Xiao Lou, but on the other hand, she was also the one who destroyed Xiao Lou and her own life. Article tried to through close reading analyze the character of Ju Xian and her relationships with Die Yi and Xiao Lou. Article revealed the inescapable tragic fate of Ju Xian.*

**Keywords:** *Farewell My Concubine, Ju Xian, character relationships, tragic fate*

## 摘要

菊仙是电影《霸王别姬》中的主要女性角色。她泼辣、精明、世故、善良。她虽为头牌妓女，却向往平平安安的生活。她对小楼一往情深，为独占小楼，不惜离间蝶衣与小楼的师兄弟情谊。她用自己的智慧与世故拯救、护卫小楼；却也是摧毁小楼，将自己带入最终毁灭的元凶。文章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对菊仙性格及菊仙与小楼、蝶衣之间的人物关系进行分析，揭示了菊仙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 《霸王别姬》，菊仙，人物关系，悲剧命运

## 前言

《霸王别姬》是陈凯歌导演的一部力作。获得了包括“金棕榈大奖”在内的多项国际奖项。影片自问世以来受到广泛喜爱，是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佳作。影片以京剧《霸王别姬》为背景和依托，讲述了戏班师兄弟程蝶衣和段小楼以及妓女菊仙的情感纠葛。时间跨度从1924年到1977年，展现了一系列的历史变革中三人的坚持与蜕变，对人性进行了深刻剖析。同时展示了清末到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具有史诗的性质。

作为《霸王别姬》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近年来有关菊仙的研究分析不断增多。成燕在《影片<霸王别姬>的人物和艺术手法分析》中认为菊仙身兼：妓女、妻子、母亲、新娘四种角色。王娜则认为“菊仙是现实生活中的虞姬”，并分析了其以死亡告终的悲剧命运。张杰对菊仙在剧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程段的每一次离合都与成为小楼妻子的菊仙密切相关。如果说蝶衣的人戏不分、雌雄难断代表着对京剧艺术的高度尊崇，那么菊仙的声音就是世俗生活的化身。影片中她的每一次呼唤都试图将正在入戏的小楼拉出来，从而使得菊仙与蝶衣的冲突在影片中较之其它矛盾更为突出。”

“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婊子合该在床上有情，戏子只能在台上有义。”这是原著作者李碧华写在《霸王别姬》卷首的话。薛燕杰，马光彩认为，《霸王别姬》中“作为戏子的程蝶衣和身份为妓女的菊仙在剧中都违背了这一社会默认的准则。因此，他们的悲剧命运结尾在劫难逃。”

笔者对菊仙这一人物十分感兴趣。菊仙都有哪些性格特征？菊仙与小楼以及蝶衣间的人物关系如何？文章对菊仙的性格、与小楼的关系，以及与蝶衣的关系三方面进行分析，揭示出在社会变革中人的渺小与无力。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指出，悲剧对象的命运必须是“环境所迫，不得不然”。菊仙为能过上平安生活明哲保身、谨言慎行，但在文革风暴来袭时，受到挚爱的小楼致命地一击，最终未能摆脱其被践踏，被侮辱的悲剧命运。

## 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对菊仙性格及菊仙与小楼、蝶衣之间的人物关系进行分析，揭示了菊仙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

## 内容

菊仙性格泼辣，虽流落风尘，却有着极强的自尊心。她泼辣、聪慧、世故、善良。在与小楼的关系中，菊仙始终处于引领者的地位，她用自己的智慧与世故保护着小楼。作为蝶衣憎恨的敌人，菊仙对蝶衣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甚至对蝶衣有着母亲般的怜惜。

### 菊仙的性格

菊仙性格泼辣，开场的第一句话就是大骂嫖客“王八蛋”。被嫖客逼急了，菊仙以跳楼相威胁，与妓女一般给人的“只要给钱就什么都可以”的印象十分不同。菊仙虽然身为“花满

楼”头牌，却并不留恋欢场生活。虽然她跟蝶衣负气时说：“要说在花满楼，还真是个不操闲心的地方。日子过的轻省多了！”但她内心向往的是平常百姓的世俗生活。她将所有积蓄摆在老鸨面前，为自己赎身。最后连一双绣花鞋都不留，光脚离去。面对老鸨气急败坏地恐吓：“做你娘的玻璃梦去吧！你当出了这门，把脸一抹洒，你还真成了良人啦？你当这世上的狼呀虎呀的就都不认得你啦？”菊仙用一句“哟，可吓死我啦！”表达了自己的不屑。菊仙不甘心被命运左右，洗尽铅华，希望能平静度日。菊仙的泼辣还体现在，她居然敢冒犯小楼畏惧的师尊，在小楼受罚时出手阻挡。一句：“老爷子！您猜怎么着？现而今小楼可是我的人了，您打他也成，您得先告诉我一声呀。”令小楼大惊失色。

经过妓院生活的历练，菊仙能够洞察人心，善于抓住别人的弱点并为己所用。菊仙洞悉小楼爱逞强、好脸面的霸王特性。到后台见小楼，名为被赶出来无处可去，实为变相逼婚。她光脚站在小楼面前，先是楚楚可怜，唤起小楼的霸王气概。菊仙捂着嘴抽泣：“赶出来了，花满楼不留许过婚的人。”再绵里藏针，在众人面前将小楼架起，提醒他要有担当、负责任。“小楼，那天在花满楼……要不是你在楼底下接着，我早就入土了……那杯定亲酒可是你先喝了一半……”小楼尚未表态，菊仙继而以死相逼：“菊仙命苦，你要收留她，有人当牛做马侍候你，你要是嫌弃她，大不了，她再跳回楼。”菊仙的表达方式突显了她的聪慧。此处，以“菊仙”自称，并使用第三人称“她”成功化解了“逼婚”的咄咄逼人，反而更令人心生怜惜。仿佛是第三者在为菊仙做主，是局外人在主持公道，充满悲天悯人的人情味。如果小楼不答应，就是不仁不义了。难怪旁观人发出“这妞可够厉害的。”的感叹。

逼婚成功，菊仙马上一改刚才的楚楚可怜，“还有哪，你呀，得当着戏班儿上下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地进你段家的门。”菊仙嫁人不能随随便便，不能偷工减料。这是菊仙对老鸨的反击，也是对生命的抗争。你认为我摆脱不了妓女的宿命，我就做个明媒正娶的太太给你看。这体现了菊仙对新生活的向往与重视。婚礼一场，菊仙不耐烦冗长的仪式，迫不及待地一脚踢开红毯，大步迈向新生活。

菊仙的聪慧在逼袁四爷救蝶衣一场戏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小楼和那坤试图通过金钱打动袁四爷，求其解救被国民党以“汉奸罪”抓走的蝶衣。面对二人送上的银两，袁四爷貌似轻巧的一句“没你们的包银，你当我就喂不起这几只鸟啦？”表现出对那点包银的不屑。继而通过重提霸王回营到底是五步还是七步，对小楼进行挑衅与羞辱。为救蝶衣，小楼唯唯诺诺附和四爷，令其十分得意。这时菊仙手持宝剑出场：“这是袁四爷的府上吧？有位叫程蝶衣的让人逮走的时候，说是，这把剑的主人能救他，您瞅瞅，认得吗？”一番说辞，令袁四爷慌了手脚。利用袁四爷赠与蝶衣的宝剑，提醒二人曾有过的情感纠葛，表明了蝶衣对四爷的信任与依赖。另一方面则语带威胁，通过嗔怪蝶衣“可这人哪，也总有指望错的时候。袁四爷，您可别怪罪蝶衣。”反衬袁四爷的虚情假意，并拖袁四爷下水，敲打四爷蝶衣为日本人唱堂会是受其指使与安排。袁四爷的慌张，那坤表情由谄媚到得意都体现了形势的转变。最后一句：“一屋子的记者都在家里等着呢。小楼，那爷，咱们走！”完全扭转了局面，成功逼退袁四爷出手救人。菊仙洞察事态人情、聪颖世故可见一斑。

菊仙的善良则更多体现在于蝶衣的接触中。蝶衣视菊仙为死敌，每次见面必定冷言恶语。菊仙视蝶衣为威胁，时刻警惕着，保持小楼与蝶衣的距离。虽然二人有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但菊仙对蝶衣却又有着深刻的同情与理解。在帮助蝶衣戒烟一场，神志不清的蝶衣将菊仙错认为失散多年的娘亲。菊仙怜惜地为蝶衣盖上戏服，将他抱在怀里像对待婴儿般的呵护着。宝剑是承载蝶衣对小楼深情厚谊的信物。文革中小楼将宝剑投入火中，菊仙不顾个人安危，扑上前去从火中抢出宝剑。宝剑的毁灭，将是蝶衣小楼二人感情的终结。菊仙虽爱小楼，却也不愿如此伤蝶衣的心。菊仙上吊前，特地找到蝶衣，将宝剑奉还。彻底退出了这场感情纠葛。小楼揭发蝶衣与袁世卿关系时，菊仙大叫：“小楼”试图阻止，菊仙可以感受小楼将要说的话会对蝶衣

造成怎样的伤害。但此时的小楼再也不是花满楼楼下张开双臂接着她的霸王，如今的小楼只是个为求自保不惜出卖一切的懦夫。菊仙固然自私，固然世故，但她心中的善良却从未泯灭，这与小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菊仙与小楼的关系

菊仙是小楼与蝶衣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人物。她是蝶衣口中的“潘金莲”，是拆散霸王和虞姬的罪魁祸首，是蝶衣厌恶、嫉妒与憎恨的对象。同时她也是段小楼喜爱的，“就爱傍”的头牌。她是小楼的保护者，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以其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世俗的生存观，保护着鲁莽的、缺乏政治敏感度的小楼。在菊仙与小楼的关系中，菊仙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她具有强烈的生存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泼辣干练，聪明世故。菊仙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菊仙是一个永远现实的女人。她爱小楼，认为小楼是她生活的全部。如果说戏是蝶衣的梦的话，那么小楼是菊仙的梦，在时代更替中菊仙用她过人的机智维护着她的梦。对于小楼，她扮演的不仅是妻子，更是母亲的角色。表面上看，小楼是她爱恋依赖的霸王，但实际上小楼是她要独占保护的孩子。新婚之夜菊仙一句“不唱戏了！往后啊，我太太平平跟你过日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我一下得俩，够了。”将这一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菊仙对小楼的维护，无处不在。为了保护小楼，她放下自尊，求蝶衣解救被日本人抓走的小楼。为了保护小楼，她不惜冒犯关师傅，反而遭到小楼的责打。为了保护小楼，她以重孕之身冲向围殴小楼的国民党伤兵，与其形成对比的是退缩在帘幕之后手足无措、满脸恐惧的蝶衣。京剧讨论会上借“送伞”提醒小楼少说话，以防止小楼可能受到的政治伤害。小楼被游街时，她紧靠在小楼身旁为他遮挡人群愤怒的拳头。

菊仙时时处处地维护着小楼，但她也一直处于害怕失去小楼的恐惧之中。怕被小楼抛弃是菊仙一直挥之不去的恐惧。菊仙了解小楼与蝶衣的情感，当初吸引菊仙的是小楼的霸气。但霸王是应该属于虞姬的。为了防止蝶衣抢走小楼，她阻止小楼唱戏，逼着小楼写不再与蝶衣往来的保证书。唯恐失去小楼的菊仙，宁可让小楼游手好闲，远离剧院和舞台。求的是一个“心里平平安安”。她认为孩子没了，是小楼蝶衣一起唱戏的报应。甚至说：“只要你跟他在一起，我这心就不踏实……”被伤兵打到肚子流产时，菊仙眼中流露出前所未有的恐慌。本以为生了大胖小子，就能将小楼牢牢抓住。没想到出此变故，不但不能一下得俩，甚至可能连小楼都会失去。“四清”之初，有着强烈政治敏感性的菊仙，马上在家里破四旧。所有可能带来麻烦的旧物都烧了。唯独舍不得结婚时的红色嫁衣，不但徒手从火里抢出来，而且不顾天气炎热穿到身上，重温新婚的幸福。也许这一生，菊仙感觉最幸福、最留恋的就是新婚的时光。菊仙一直以来的恐惧在那个雨夜达到了高潮，她已经敏感地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小楼，你不会不要我了吧？”菊仙终于说出了心中的恐惧，那是因为心中的不安已经满溢。

菊仙在保护小楼的同时，却也将小楼身上的担当、霸气消磨殆尽，最后自食苦果。完全丧失了霸气的小楼，为自保不但出卖了蝶衣，同时也背叛了菊仙。一句“她是妓女，我不爱她，我跟她划清界限了。”将菊仙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菊仙亲手将小楼从一个政治迟钝、直爽豪气、爱打抱不平的霸王培养成了善于自保、世故圆滑的俗人，而小楼的这种转变也最终伤害了她自己。

## 菊仙与蝶衣的关系

影片中蝶衣、小楼和菊仙分别代表着人生的三个境界。蝶衣代表的是至雅，他将自己融入戏中，生活在梦幻里。不理世俗，不问时世。菊仙则作为蝶衣的反面对照，代表的是一个实

际、世俗的市井形象，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菊仙是蝶衣梦幻生活的破坏者，蝶衣则是菊仙现实生活的最大威胁。但因为爱着同一个人，菊仙蝶衣在感情上有着强烈的共鸣。菊仙更能理解蝶衣对小楼的感情，也对蝶衣有着深切的同情与怜悯。菊仙对蝶衣既有对情敌的戒备与敌意，也有对他的疼惜与理解。

蝶衣知道菊仙的存在，源于小楼为救菊仙受伤。蝶衣对菊仙的第一评价就是“潘金莲”。二人首次正面接触，是在菊仙逼婚之时。蝶衣的敌意毫不遮掩。小楼给二人互相介绍时，菊仙一句：“常听小楼念叨您，听都听成熟人了。”既体现了自己的热情，也是提醒蝶衣，自己与小楼已经关系匪浅。蝶衣只是冷冷地回应一句：“噢，菊仙小姐，失陪了。”便回屋卸妆，并重重地把门摔上。虽然蝶衣人在屋内，耳朵却一直关注着外面的情况。待到发现菊仙逼婚成功，终于忍不住了。他走出门来，丢给菊仙一双绣花鞋。“菊仙小姐，您在哪儿学的戏啊？”讽刺菊仙做戏、洒狗血。遭到讽刺的菊仙，只是眼望着小楼，并不反驳。她走进小楼，亲切地挽着他的胳膊。她的动作是对蝶衣无声的挑衅。小楼强忍怒火，笑着要蝶衣做证婚人。蝶衣说：“黄天霸和妓女的戏，不会演。师傅没教过。”菊仙不动声色：“师弟，小楼在人前人后提起您来，说得可都是厚道话啊！”彻底将小楼拉到了自己一边。满腔怒火的小楼丢下一句：“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与菊仙相拥着离开，独留蝶衣忽然瘫坐在椅子上，万念俱灰。菊仙回头看一眼蝶衣，这一眼既有胜利的得意，也有报复的快意。

为解救被日本人抓走的小楼，菊仙放下自尊，主动来求蝶衣救人。甚至表示只要能救出小楼，自己就回花满楼。被救出的小楼并不感激蝶衣，他唾弃蝶衣为日本人唱戏。本以为终于赢回了师哥的蝶衣，被小楼一口唾沫吐在脸上。菊仙不舍又愧疚地看着蝶衣，为他擦去脸上的唾液，追随小楼而去。最终菊仙食言，嫁给了小楼，与蝶衣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帮助蝶衣戒大烟是菊仙蝶衣最为亲近的一次接触。被烟瘾折磨的蝶衣，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被母亲抛弃的冬天。“娘，我冷。水都冻冰了。”菊仙将蝶衣搂在怀里，轻轻拍着他的背。两行热泪涌出眼眶。两个深爱小楼的人在这一刻和解了。菊仙比小楼更了解蝶衣对小楼的情感。菊仙对蝶衣的疼惜，对蝶衣的维护。体现了她善良的本性，闪耀着母性的光辉。

文革批斗一场戏中，小楼禁不住逼迫，欲揭发蝶衣与袁世卿的关系。菊仙大喝小楼试图阻止，结果引火上身。被小楼出卖的蝶衣，彻底看清了霸王。这个跪地求饶的小楼再也不是保护他、照顾他的大师哥、楚霸王；现在他只是个苟且求生的软骨头。蝶衣对小楼的恨都发泄到了菊仙身上，蝶衣揭发菊仙是妓女，狂喊着让造反派斗菊仙。菊仙没有怨恨蝶衣。自尽前，她将宝剑还给了蝶衣，欲言又止，她选择了原谅。摧毁菊仙的不是蝶衣的揭发，而是小楼的背叛。

## 结语

《霸王别姬》成功的塑造了菊仙这一人物形象。她出身卑贱，却极端自尊。她聪明世故，虽然自私，但仍保持着善良的本性。尽管她为了过上平安的日子，不断挣扎，夹缝求生，但以她的微薄之力却不足以抵抗变革的洪流，无力改变人们的成见。“那窑姐永远是窑姐。这就是你的命。”老鸨一语成谶。文革时小楼在造反派的逼迫下，为求自保高喊：“她是妓女。”将她打回了原形。半生的抗争，几十载的经营，却原来从未能改变这卑贱的命运。

## 参考文献

李碧华. (2006). 霸王别姬. 广州: 花城出版社.

席勒 (Schiller, J. C. F. ). (2005). 论悲剧艺术. 席勒文集理论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成燕. (2012). 影片《霸王别姬》的人物和艺术手法分析[J]. 电影评介 (23).

王娜. (2011). 两个“虞姬”的悲剧——浅析电影《霸王别姬》中程蝶衣、菊仙两个人物. 《文艺生活·文艺理论》. 第 1 期.

薛燕杰, 马光彩. (2013). 不是花中偏爱菊花 此花开尽更无花——论《霸王别姬》中的菊仙形象. 安徽文学 (下半月). 第 5 页

张杰. (2008). 《霸王别姬》中蝶衣与菊仙的冲突——纪念张国荣. 《电影评介》. 第 24 页.